



黃仕忠 主編
熊 靜 本冊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一冊 殷代戲 東周戲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一冊 殷代戲 東周戲

黃仕忠 主編
熊 靜 本冊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 黃仕忠主編. —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218-08731-3

I. ①清… II. ①黃… III. ①古代戲曲 - 劇本 - 作品集 - 中國 IV. ①I23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3) 第 136553 號

QING CHEWANGFU CANG XIQU QUANBIAN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黃仕忠 主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瑩

出版策劃: 戴 和 盧家明 金炳亮 柏 峰
責任編輯: 柏 峰 張賢明 李展鵬 周驚濤 陳其偉 林 冕
裝幀設計:  亦可文化
責任技編: 周 傑

出版發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廣州市大沙頭四馬路 10 號 (郵政編碼: 510102)

電 話: (020) 83798714 (總編室)

傳 真: (020) 83780199

網 址: <http://www.gdpsh.com>

刷: 廣東信源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書 號: ISBN 978-7-218-08731-3

開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張: 544 字 數: 11750 千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4800.00 元 (全二十冊)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 (020-83795749) 聯繫調換。
售書熱線: (020) 83797157 83780517

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中山大學「985工程」三期建設項目

廣東省「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中山大學人文科學中長期重大研究與出版計劃資助項目

編委會

主 顧

編 問

黃仕忠 黃天驥

劉烈茂

編委會成員（按姓氏拼音爲序）

蔡達麗 曹夢晶 常 穎 陳丹媚 陳樂嬋 陳妙丹 陳淑華 陳偉武

陳文鳳 陳盈璐 陳志勇 鄧雅琴 丁春華 董 强 樊 嶸 伏 煦

郭精銳 郭鵬飛 胡柔群 黃仕忠 江 暉 姜鴻雁 蘭慧君 黎俊忻

黎 明 李繼明 李 潔 李久艷 劉 俊 劉烈茂 劉秋龍 劉 蕊

龍賽州 陸文鈿 羅旭舟 馬超超 麥淑賢 麥 耘 毛 竹 孟 夏

倪 莉 聂文莉 歐陽菲 潘培忠 彭秋溪 邱潔嫻 仇 江 石育良

孫笛廬 邵士濤 唐 潔 仝婉澄（廣州大學） 王曉佳 王宣標

肖少宋（華南師範大學） 謝丹蓉 謝玉芳 熊 静 徐巧越 叶文妍

于曼玲 喻 嘯 袁 宇 曾勇軍 張 紅 張 萍（寧波大學） 張詩洋

張小瑩 張 星 張 燕 趙鐵鋅 周丹傑 周先華 周 璇 朱康平

前言

黃仕忠

一 「車王府曲本」之由來

1925年秋，北京孔德學校收購了一批從蒙古車王府流出的舊鈔曲本，並委託顧頡剛作歸類整理，據《顧頡剛日記》，顧頡剛在該年11月10日至12月10日，一個月間先後六次赴孔德學校「整理車王府曲本」，未完。次年三月赴廈門大學任教。暑假返京，再赴孔德學校整理曲本。自7月20日至30日，共十日，「爲孔德整理蒙古車王府終日，尚未畢」〔1〕。除了雜曲部分外，基本完成了分類目錄，後

〔1〕《顧頡剛日記》，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版，1926年7月30日。

刊於《孔德月刊》第三期（1926年12月15日）和第四期（1927年1月15日），題為「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所藏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這便是「車王府曲本」題稱的由來。

顧氏目錄之後有馬廉的識語：

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時附帶得來的。通體雖是俗手抄錄，然而幾千百種聚在一起，一時亦不易搜羅，並且有許多種，據說現在已經失傳了。十五年暑假中，承顧頤剛先生整理，編成分類目錄。最近因各方索閱者衆，爰在本月刊分兩期發表，雖然也不免有人要批評我們，說是：「圖書館不應該有這類的收藏！」但是索閱目錄的人們，也許是和我們表同情的吧？隅卿附識 1' 1' 1927 於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

從識語可知，這批曲本，原是馬廉在1925年暑假之前，在為孔德學校「買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時附帶得來的」。

劉復在《中國俗曲總目稿·序》中則記錄了收購這批曲本過程中的一則故事：

俗曲的搜集，雖然是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開的端，而孔德學校購入大批車王府曲本，却是一件值得記載的事。那是民國十四年秋季，我初回北平，借住該校。一天，我到馬隅卿先生的辦公室裏，看見地上堆着一大堆的舊鈔本，我說：「那是甚麼東西？」隅卿說：「你看看，有用沒有？」我隨便檢幾本一看，就說：「好東西！學校不買我買。」——「既然是好東西，那就只能讓學校買，不能給你買。」——「那亦好，只要不放手就是。」後來該校居然以五十元買成，整整裝滿了兩大書架，而車王府曲本的名聲，竟喧傳全國了。(一)

劉復在馬廉的辦公室見到這些曲本的時間，是在1925年秋。馬廉是在此年暑假前購買了「蒙古車王府大宗小說戲曲」，秋後則「附帶得來」一批「俗手抄錄」的曲本。也就是說，書肆送來這批曲本的樣本（劉復說「一大堆」，可以肯定不是全部），曾在孔德學校馬廉辦公室的地上堆了有一些時間，馬廉一度還下不了決心。

孔德學校是1917年底，由蔡元培、李石曾、沈尹默等人在北京東城方巾巷華法教育會的會址創辦

(一) 劉復、李家瑞編：《中國俗曲總目稿》，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頁1。

的新型學校。以法國哲學家孔德為學校之名，旨在「取他注重科學的精神，研究社會組織的主義來做我們的教育的主旨」。學制為小學至中學共十年。1924年增設大學預科兩年，學制改為十二年。該校學生從小學五年級起就學法文，畢業後可以赴法國深造。學生主要為北大教員的子弟。北大教授也參與兼課。1922—1937為其鼎盛時期。^[1]

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寧波人。曾任北平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教授。1926年8月繼魯迅之後，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1935年2月19日因腦出血而逝於北大講堂，年僅42歲。馬廉在1917年至1931年間，擔任北平孔德學校總務長，主持日常工作，並主管孔德學校圖書館。他因受王國維和魯迅的影響，主要致力於小說、戲曲、彈詞、鼓詞、寶卷、俚曲等的收集與研究，並自名其齋曰「不登大雅之堂」。又因嘗得孤本明刊《平妖傳》，而名其書室曰「平妖堂」。不過，1925年的夏天，馬廉的興趣主要仍在戲曲、小說、彈詞等，對那些晚清及民國初年「俗手抄錄」的曲本似乎沒有太大的興趣。在當時，雖然研究小說、戲曲（主要指彈詞小說與雜劇傳奇）已經漸成氣候，但花

[1] 參見錢秉雄：《我所見到的孔德學校》，收入政協北京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1輯，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頁132。

部戲曲與俗曲唱本的研究，還很少有學者關注。所以馬廉最初只是對車王府所藏的「小說戲曲」深感興趣，而對那「幾千百種」俗鈔曲本的價值，則頗存猶疑，在取與不取之間。

北大歌謠徵集運動發起者劉復的話，使馬廉下決心買下這批曲本。大約由於起初馬廉態度冷淡，放置多時，這也令書估以爲價值不高，無法企求高價，最後僅以五十元成交，幾乎等於以紙張的價格送給孔德學校。而當時一冊明萬曆間富春堂刊的傳奇，價格已經漲到了三五十元。

那麼，這些車王府藏曲本，孔德學校到底是從哪家書肆買到的呢？

1984年，雷夢水在《學林漫錄》第九輯刊出《書林瑣記·車王府抄藏曲本的發現和收藏》一文，記述了孔德學校收購車王府舊藏曲本過程中的一些細節：

一九二五年秋，由北京宣武門外大街會文書局李濟川介紹，琉璃廠松筠閣劉盛譽從西小市打鼓攤上以廉價購得舊鈔曲本一千四百餘種。後被北京大學教授馬隅卿與沈尹默先生以五十元爲孔德學校購藏。經馬、沈兩先生鑒定，爲清末蒙古族車王府鈔本，內容包括戲曲、俗曲、小說、鼓詞、子弟書、樂曲等，極爲廣泛，而且是未刻的稿本，爲文學界研究戲曲小說和通俗文學的重要

資料。在文學價值上也可與清內府昇平署鈔本相媲美，且多為明清兩代作品。^{〔二〕}

雷夢水（1920—1994），是北京琉璃廠的書肆老闆、版本專家孫殿起的外甥，15歲時（1935），入北京琉璃廠孫氏的通學齋做學徒，承其舅氏之學，精於版本鑒賞。他記述轉賣車王府舊藏曲本的書肆為北京琉璃廠劉盛譽（虞）的松筠閣，又謂因會文書局李濟川之介而售予孔德學校。此後關於車王府曲本的來源，均遵其說。

早在孔德學校收購車王府舊藏曲本後的五年，長澤規矩也對此也有過記述，與雷夢水所說有所不同。

長澤在1930年秋寫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之「琉璃廠新記」一節曾記述道：「琉璃廠東口，……路南是宏遠堂趙氏，前年春天把賣給孔德學校的車王府舊藏詞曲的剩餘部分，經顧頡剛介紹，賣給了廣東中山大學。我也時常隱姓埋名去探訪，其他的書也不少，可是今年不知何故打了隔斷，看

〔一〕雷夢水此文原載《學林漫錄》第九輯，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107；後收入雷夢水：《書林瑣記》，人民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頁13。

不到後屋了，應該是景況不好吧。」〔一〕

長澤在次年所撰《中華民國書林一瞥補正》又記道：「琉璃廠東口的宏遠堂愈見衰落。」〔二〕四十年後，長澤在《收書遍歷》一文中，再次敘述到這樣的細節：「路南的宏遠堂趙氏，先是經由馬廉將車王府舊藏的唱本賣給北京中法大學孔德學校圖書館，後又經由顧頡剛將其餘部分賣給中山大學圖書館。」又說：「宏遠堂不久就關張了。」〔三〕按：宏遠堂趙氏，據《琉璃廠小志》：「宏遠堂：趙宸選，字聘卿，冀縣人，於光緒二十〇年開設，至民國十〇年聘卿胞弟朝選字紫垣承其業。聘卿、紫垣兄弟兼精醫理，經營四十餘年歇。」〔四〕

這裏，長澤說經由顧頡剛把部分車王府舊藏曲本賣給中山大學，是不正確的。因為今天廣州中山大學的藏書裏，只有從孔德學校鈔錄的副本，而沒有原鈔本。這是顧頡剛在1928年派人鈔錄的（詳

〔一〕 引自錢婉約等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03。

〔二〕 引自錢婉約等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31。

〔三〕 此文原載《大安》第十二卷第三號，1906年版，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六卷，汲古書院1984年版，頁261—266。此據錢婉約等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54、257。

〔四〕 孫殿起：《琉璃廠小志》，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頁113。

後），可能長澤誤記成轉售剩餘的原鈔本給中山大學了。但長澤說出售者爲宏遠堂趙氏，則應是有其依據的。因爲他本人與馬廉交往頻繁，又在孔德學校見到了車王府舊藏曲本，從而引發了他收藏俗曲唱本的興趣，所以當是從馬廉處得到的信息。長澤本人也是琉璃廠的常客，從《中華圖書館一瞥》可見他對這裏的舊書店非常熟悉，歷歷如數家珍。對於宏遠堂，長澤還說：「我也時常隱姓埋名去探訪。」其潛臺詞似乎是出於對車王府舊藏曲本的向往，希望有所發現。長澤在《補正》中說到宏遠堂的經營情況，如主要靠門面上銷售，銷售手法不够老到，對市場價格缺乏基本的判斷，這倒是與孔德學校能够用五十元錢買到上千冊曲本的情況相符合的。在舊書資源日益稀少的背景下，好不容易到手的奇貨，却不能賣一個好價錢，難怪很快就衰落而關張了。

至於松筠閣，長澤也有記述。《中華民國書林一瞥》說：「松筠閣多是梨園內行的劇本，我去年在那買過多本南府的劇本。」顯然，他也是松筠閣的常客。如果在此前兩三年松筠閣做過轉售車王府藏曲本的事，長澤應該會知道。

長澤在《收書遍歷》中則說得更詳細：「松筠閣劇本較多，尤其在1929年時，南府劇本的數量很多，當時劇本尚未受到北京學界的注目，容易買到好書。後來名聲漸起，民國方面開始來搜購，第二年便很難買到好書了。」1929年7月，我在松筠閣買到很多鈔本曲本。內鈔本五十冊，價錢在四角

到五角之間。另有百本張唱本目錄、百本張鈔本子弟書四種，各種高腔的曲本、影戲的臺本、外行用的昆曲脚本集等，數量相當之多。這件事迅速傳遍北平舊書店，很多店員爭先恐後地帶來為民國人所不屑一顧的鈔本曲本給我看。我從文萃齋、東四牌樓和後門的攤位買得最多。松筠閣也不甘示弱，送來了角本和身段譜。我買的曲本，其中有些并未標明劇目，經傅惜華指點，纔將其分類。傅君也能演昆曲，我就將繪有身段的《雙官誥》、蔣韻蘭的三經堂鈔本五種（附有身段）及其他書送給傅君。我還買了快書的本子。」而1931年撰寫的《中華民國書林一瞥補正》則說：「南新華街的五個書肆依舊，松筠閣裏近來看不到唱本了。」^{〔1〕}

由此看來，松筠閣因為在1927年至1930年間，賣出過很多南府（昇平署）舊藏的劇本^{〔2〕}，所以給人留下了他們曾售出過大批宮廷與王府舊藏曲本的深刻印象。

松筠閣主人劉盛虞，名際唐，在光緒後期創設松筠閣，開始做書的生意。魏廣洲在《松筠閣與松

〔1〕 以上三條分別引自錢婉約等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版，頁209、259、232，所引譯文，筆者據日文原版略有調整。

〔2〕 按：南府成立於康熙時，道光間并入昇平署，此當為昇平署舊藏，係民國初溥儀出宮前後從故宮流出者。

村太郎》一文中說到他在1925年入松筠閣做學徒，1937年離開，他眼中的劉際唐，「爲人正直，眼光敏銳，遇事當機立斷，又不辭辛苦」^{〔1〕}。其子劉殿文亦精於此道。五四運動後，新刊物風起雲湧，劉氏父子即開始販賣雜誌，更注意配齊舊雜誌，既方便學者，亦可謀求高價，故在廠肆裏以「雜誌大王」著稱，成爲舊書業裏很有影響的人物。^{〔2〕}這樣看來，五十元便處理數千冊曲本的事兒，似乎不太可能發生在劉氏父子身上。宏遠堂由於在1931年前後即已衰落，漸爲人忘記，在口頭相傳中，人們遂把售賣車王府舊藏曲本的事兒放到曾售賣過清內府流出曲本的松筠閣主人身上，應該說並不奇怪。

要之，長澤對車王府舊藏曲本印象深刻，經手購入車王府藏曲本的馬廉，既是長澤的新交，也是長澤訪曲的導師，長澤本人在車王府藏曲本散出的第三年即至北京，經常出入廠肆，最關注的即是俗曲唱本，松筠閣、宏遠堂均是訪書對象，並對買到四十八種車王府舊藏曲本更再三致意，所以他記述售出者是宏遠堂趙氏，可視爲實錄。

另一方面，今人均知馬廉收購了車王府舊藏的鈔本曲本，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馬廉在此之前，還

〔1〕 載《文滙讀書周報》1994年10月1日。

〔2〕 姜德明：《琉璃廠尋夢記》，收入姜德明：《人海雜記》，遠方出版社2002年版，頁166。

購買了「蒙古車王府大宗戲曲小說」。錢秉雄《我所見到的孔德學校》一文，曾說到：

孔德大圖書館，它原是為辦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準備的，自1924年起，由沈尹默、馬隅卿等人去挑選購買圖書。當時舊書店經常送書來。共計買到經、史、子、集書2433種，46512冊，方志類478種，7127冊，日文書籍429種，452冊，詞曲小說536種，5456冊，車王府曲本4620冊。全館共藏書六萬四千多冊。馬隅卿任圖書館館長時，尚有專人整理。魯迅研究中國小說史曾來校閱看詞曲舊小說。^{〔1〕}

這份清單中，「車王府曲本4620冊」，便是因劉復的勸說而買下、顧頡剛曾為編目的鈔本曲本，也是今天人們熟知的車王府藏曲本。但需要說明的，「詞曲小說536種，5456冊」，原是「蒙古車王府大宗戲曲小說」的主體部分，其實同樣來自車王府。其中的刻本、鈔本彈詞，更可以得到旁證。凌景埏在1935年《東吳學報》「文學專號」發表的《彈詞目錄》中，收錄了屬於「車王府的故物」的彈詞

〔1〕 見政協北京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31輯，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頁134。